

# 马林为共产党带来了第一笔经费

1

历史纪实

公元1921年6月3日,一艘从地中海驶来的意大利客轮,在中国上海港徐徐靠岸。一位头顶微秃的欧洲裔中年男子走了出来。他叫马林,来自荷兰,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人,此前还有一位名叫维金斯基的人被派到中国,中文名字叫“吴廷康”。

早在1920年3月间,吴廷康就考察了在中国建立工人组织的环境。他通过俄国驻华大使馆和北京大学俄文教授鲍立维,结识了在北京大学的共产主义者。鲍立维最先给吴廷康推荐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五四运动以后,在蔡元培校长的主持下,北大各种学术思想兼容并蓄,一些国家的文化、教育机构与北大有图书交换关系,因此积累了大量马克思和其他学派的著作。陈独秀、李大钊等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就成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人。在李大钊和陈独秀身边,聚集了一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鲍立维也是李大钊家的常客,十分了解李大钊的为人,故向吴廷康推荐李大钊。

经鲍立维牵线,吴廷康与李大钊初次会面。两人聊得十分投机,尤其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陈独秀当时在上海。李大钊马上介绍吴廷康南下上海去见陈独秀,商量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事宜。

吴廷康离开北京南下时,只留下了几本革命杂志和国外的通信地址,并没有留下经费——他只是探路。有了吴廷康的铺垫,这次马林来中国就不能再空手了。共产国际授权马林支配一大笔钱,来启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

马林从上海来到北京,再一次考察了李大钊和他的团队,认为动

用这笔启动资金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于是决定返回上海进行建党的筹备工作。李大钊派他的得意门生张国焘一路陪同马林南下。

马林在上海见到另外两位重要人物,一位叫李达,另一位叫李汉俊,两人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马林提议由“二李”出面联系其他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每个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商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宜。当时中国的国内,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广州等地都建有共产主义小组;国外的旅日留学生和旅法的青年学生中,也建有类似的组织。除了旅法的共产主义小组外,“二李”分别给每个小组都写了信,而且还汇去了路费,每位代表的路费都是一百元,无论远近。会议结束后,每位代表还将再领到五十元路费。这笔钱在当时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上海普通警察月工资不过十至十三元,警长也不过拿十六至十八元;黄金的价格是每两二十一元,一辆进口小轿车的价格也就一千元左右。

尽管从上海汇给每个代表的路费绰绰有余,但大家花起这些钱来仍然精打细算。外地来的代表绝大多数被安排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学校学生宿舍。此时学生已经放暑假,组织者提前租下楼上靠西侧的三间宿舍,这里既安全又经济实惠,每个铺位一天租金不到一角钱,而上海普通客栈则至少需要三角钱。因为不知道会议要开多长时间,组织者预付给学校两个月的租金。代表们吃饭的问题也是就地解决,由女校的厨役给做,花费也不大。住在这里的,有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等人。

会场就选在与博文女校相隔不远的李公馆——上海法租界贝勒路

树德里三号。这是一座二层小楼,楼主是李汉俊的亲哥哥李书城。

各种不同打扮、操着不同口音的人出入李公馆,不久就引起租界警方的注意。开会期间曾有身份不明的可疑人物闯入李公馆,引起了马林的警觉,于是他建议代表们立即转移,只留下李汉俊照应。

果然,租界的巡捕很快就找上门来,但他们在现场只找到几张纸,上面凌乱地记着几个共产主义概念名词,其他一无所获。再加上主人李汉俊一口流利的法语,让巡捕不敢等闲视之,搜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会议只能换个地方了。有人建议去杭州开,但去杭州的最大问题是找不到杭州本地人接应,安全没有保障。正在大家犯难的时候,李达的新婚夫人王会悟建议,会议完全可以转移到离上海更近的浙江嘉兴继续开,那里有著名的旅游景点南湖,上海市民消暑的时候,大多喜欢到嘉兴赏荷花,不容易被人注意,还能节省下一大笔路费。王会悟的意见马上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7月31日上午10时许,代表们分别从上海乘火车抵达浙江嘉兴。王会悟先到一步,她在嘉兴南湖附近的鸳湖旅馆定下两间客房,为代表们安排下住处,并委托旅馆的账房先生代租一艘南湖上的游船。王会悟租下的这条船并不是一条普通的游船,而是一艘高级画舫,属于豪华游艇。租金虽然贵了些,但画舫上装饰华丽,陈设考究,雕梁画栋,宽平的船头搭有凉棚,便于遮阳挡雨,也便于观察周围的情况。船舱里舒适考究的桌椅让代表们坐很长时间也不至于太疲劳,后舱有供代表们休息和船工住宿的地方。

代表们登船之前,王会悟已经在中舱里备下酒菜,还同时准备了二胡、琵琶等民间乐器和麻将牌,这

些是掩人耳目的道具。这体现了女性特有的细心之处。当画舫驶离了南湖码头的时候,大家总是感觉跟湖上其他画舫相比,似乎还是缺了点什么。缺的是歌伎。没有歌伎的画舫,在南湖上显得有些另类。但如此重要的会议怎么能请寻常的烟花女子登船呢?正在这时,一位年轻俊俏、打扮入时的年轻姑娘,抱着琵琶款款出现在船头,朝代表们嫣然一笑。定睛一看,原来正是王会悟。

7月31日下午6时许,就在南湖夕阳西下的时候,中共“一大”圆满结束了。会议推举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李达管宣传,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

虽然说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但是“南陈”——陈独秀和“北李”——李大钊两位领袖都没有参加会议。他们的缺席都直接与金钱有关。此刻身为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陈独秀,正在广州为讨得一笔没有到位的教育款项而奔波。而李大钊则正在北京主持大学教授的讨薪工作,讨要政府拖欠教师的工资。送钱来华的马林也没有参加在嘉兴南湖上的后半段会议。几位关键人物的缺席,不免使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带有一丝遗憾,彼此间也失去了一次很好的交流沟通的机会。

与处事低调的吴廷康不同,马林认为自己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的启动资金,处处表现得很有横,让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陈独秀十分恼火。

二人矛盾重重,但当陈独秀面临危险的时候,马林捐弃前嫌,伸出援手搭救,陈独秀出狱后,对马林的态度有所转变。最后鉴于中共建党之初经济状况的窘迫,需要负担很多职业革命家的生活和工作经费,陈独秀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同意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并在经济上接受其资助。



马祥林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革命需要枪,更需要钱,钱从哪里来?弱小的在野党,如何打败了掌握国家资源的执政党?不拿薪饷的队伍,如何战胜了拿着高福利的正规军?从建党到夺取全国政权,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是如何解决经费问题的?该书是国内首部“解密革命经费”的党史著作,全景展示中共革命史中的货币战争,深度解密中共1921-1927年间的“创业史”。

# 为了孙子,老秦忍辱负重伺候儿媳妇

10

都市情感



俞菲尔 著  
重庆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在全球知名的某跨国公司HD中国分部,怀孕像传染病一样开始在市场部传播,让市场总监陈一菲措手不及。首先是下属罗贝贝宣布有喜,严重而夸张的妊娠反应搞得市场部乌烟瘴气;而罗珊珊刚刚过了反应期,助理唐蜜又扔来一枚重磅炸弹,不但怀孕而且闪婚;其实真正的大事是,陈一菲和老公膝下还无子女,为了维系这段婚姻,她同意老公找代孕妈妈……本书讲述了三对都市夫妻备孕及怀孕的爆笑历程,再现他们欣喜、焦灼、甜蜜的复杂心态。

[上期回顾]

唐蜜的父母是在婚礼当天上了酒桌,才知道女儿要结婚的。酒席结束,唐妈执意要去看看新房,结果一看就哭了。为了胎儿,罗贝贝硬着头皮请假了。

三天之后,老秦就从铁岭那座大城市赶了过来,甫一亮相,就展现了滑稽可笑又无可奈何的元素,让罗贝贝充分意识到“改造大业”任重道远。

为了显示对婆婆的重视,罗贝贝打起精神跟孟子去了火车站,北京站依旧是五十年不变的人山人海。

“不让你来你偏来,这里的人太多了,要是撞了你怎么办?”“老公啊,接待这事是重视程度的集中体现,就因为婆婆,我才要亲自出马,要是你岳母来,我当然沦为配角,舞台任你表现!”“得,这话要是让你妈知道了,还不跟你断绝母女关系!”“我妈才没有那么小心眼!我敢和你打赌,要是我不亲自迎接,你妈一定会背地里数落我……”

“这说明你还是不了解她——我妈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对待同志还是春天般的火热,像我一样优点多多!”“唉,我上辈子一定是欠你的,你以后要是敢对我不好,我和肚子里的孩子都不会轻饶了你!”

“宝宝还没落地,你就开始搞阶级斗争,那以后我的家庭地位肯定还不如第三世界呢!”“呵呵,你是新兴经济体行了吧……”罗贝贝贪婪地依偎在老公的臂弯里,一路穿过逆流的人群,来到站台上。

可是左看看右看看下看看,好半天也没有见到老秦的身影。“你妈是不是坐错车了啊?”罗贝贝有点着急。“不可能,昨天晚上我爸打电话,说就是这趟车,6车厢!”刚想给孟老师那边打电话,就见老秦从列车尾部蹒跚走来,后面还跟着同样拎着编织袋子的乘务员。

孟子赶忙跑过去:“妈,你怎么才下来啊!急死我们了!”“大娘,以后自己出门,别带这么多东西了,你可以提前去邮局邮寄!”乘务员嘱咐了一句。老秦满脸大汗地表达着谢

意,还吩咐儿子写表扬信——要不是人家主动帮忙,车厢里根本放不下这么多行李……

罗贝贝远远地看着老秦,不觉有一丝绝望,老秦穿着一件大花布衫、一条黑色紧身松紧裤,烫焦了的头发胡乱地在脑后“抓”起来,脸上估计是打了粉的,可现在已经被汗水冲得一条一条的,刘海湿湿地贴在额头上……她感觉自己一贯引以为傲的精致,就这样被婆婆打了折扣,而且一直降成了团购价。所以,也顾不上婆婆对“孟三代”的口头表彰,一路上都闷闷不乐。

上楼的时候,电梯被孟子一家占了一半的面积,老秦似乎是不放心手里的袋子,就一直提着。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来自老秦身上的汗液味道让罗贝贝觉得局促尴尬,“这是你们家亲戚啊?”有位相熟的邻居好奇地提问。“是我婆婆……”罗贝贝的声音压得不能再低了,就想赶紧从这部电梯里逃出去。

进了房间,老秦只顾低着头从袋子里像掏宝贝似的,左一样右一样地摆开了摊儿。罗贝贝从衣柜里拿了自己的一套棉布睡衣递了过去:“妈,这一路估计累坏了,这些东西你就让孟子去收拾吧,您去洗个澡,解解乏!”

“不累,不累,你要是能给我们老孟家生个大胖小子,就是再背十袋子来我也不累!”

孟子防微杜渐,立马插话道:“妈,贝贝非要跟着我去接你,现在估计累了,让她进去先休息一会儿,我帮您收拾……”

“那赶快去休息,可不能连累了我的大孙子!”

看到老婆脸上已经接近乌云滚滚,孟子赶紧扶罗贝贝进了卧室。老秦对儿媳的不满没有丝毫察觉,在那儿自言自语道:“这是补血的大

枣,血气足了,大孙子一定红扑扑的;这是野生的榛蘑,炖小鸡吃了,大孙子肯定跟着沾光;这一箱鸡蛋可把我累坏了,别谈,老孟包得还真严实,一个都没破……”

老秦,作为一个五十多岁的中老年妇女,孙子的到来似乎成了她返老还童的兴奋剂,而她越是兴奋,儿媳妇就越容易误解——自己不过是一个家族传宗接代的机器。罗贝贝“砰”的一声把门一关,径直走到阳台上,一声不吭。孟子知道,这是山雨欲来的征兆。便小心地跑到罗贝贝身后,嗅一下,下一秒将刮几级大风,也有可能是雷阵雨。

罗贝贝决定:与其和老秦在家里闷着没话找话,还不如去上班呢,起码还能和唐蜜胡侃一会儿。再次踏入阔别一周的办公室,罗贝贝有种小别胜新婚的亲切感。所以刚到午餐时间,她就拽着唐蜜直奔那间性价比超高的自助餐厅,向罗贝贝吐苦水。

接下来,罗贝贝极力忍受着婆婆,比如那满屋子的蘑菇味,比如老秦下楼忘了锁门了,又比如煲给孟姜女一个小时的电话粥……要不是眼下自己需要一个免费的保姆照顾着……哼!等孩子一出生……

事实上,老秦同样极力忍受着城里长大的儿媳妇,为了老孟家的孙子,她必须要卧薪尝胆、忍辱负重。老秦偶尔会很后悔,她觉得自己错过了很多次修理罗贝贝的机会。

如果时光倒流,她就不应该同意他们的婚事,早就听说南方的女人难伺候,她还不敢相信,结果自己真就摊上了一个。不过当时孟子长得一副呆呆傻傻样,人也木讷,自己也担心儿子找不到媳妇,那时罗贝贝还算懂事,阿姨长阿姨短的,自己一不留神就同意了。如果三年前,孟子买了房子,自己就跟过来,就凭她老秦在老

孟家说一不二的实力和地位,三年的时间怎么着也把罗贝贝收拾得服服帖帖的了。可自己偏偏也错过了,一心想着自己能在老家开个小商店,多赚点钱,将来好供孙子上的大学,最好还能出国留学去。

老秦这一生没啥大的追求,唯一的理想就是让儿孙都能读好书,长大做学问。她就挺为孟子骄傲的,考上了名牌大学,娶了都市媳妇,进了好公司,还做了一个不小的领导,不枉费她给儿子起的名字——孟子。她知道历史上有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家叫孟子,虽然她并不知道孟子到底有多伟大,但她很希望当别人提到孟子的的时候,也多少可以联想到孟母三迁的故事。老秦觉得,一个伟大的儿子背后一定有一个更伟大的母亲,就好比自己现在的角色。

老秦每天六点钟就起床,帮罗贝贝和孟子做好了早餐,送走了他们,就一个人呆在房子里。老秦手脚麻利,一个钟头的工夫就把屋子收拾好了,其他时间无处打发,就把电视的声音调得大大的,她总想和电视里的人说句话,可是没有人答理她。过了下午两点钟,老秦会到小区的花园里坐一会儿,抽上一会儿烟,四点钟的时候就要赶紧上楼,简单冲个澡,怕自己身上的烟味惹得罗贝贝不高兴。洗完了澡,就一样一样地把菜切好,把饭煮上,她要把握好时间,罗贝贝到家15分钟后,必须开饭,伺候完儿媳妇,老秦要把饭菜都端下去,罗贝贝不喜欢看到桌子上乱乱的样子,所以等孟子回来的时候,老秦需要把饭菜都重新端上来。

老秦有一天和孟老师通电话,抱怨道:“为了抱孙子,我都快成孙子了。”孟老师则安慰道:“小不忍则乱大谋。”然后再一次给老秦讲了越王勾践的故事,鼓励她坚守阵地,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小我,成全大我。